

新興文學叢書

革命底女兒

美國 J. Reed 作

杜衡譯

水沫書店

1929

其人：

約翰李德，美利堅詩人，戲劇家，小說家和戰事通信員，十月革命時正在俄羅斯，寫了他底不朽的歷史：震盪世界的十天，一九一八年回國去從事於美利堅無產政黨底建設，此後又回到蘇聯，一九二〇年病歿，存年三十三。

其書：

革命底女兒，短篇小說選集，大都是作者把在墨西哥，歐羅巴，俄羅斯和美利堅所看到或經到的種種照着流浪的革命者底觀點，用着華美而新穎的筆緻，忠實地又多色彩地敘述了出來的記載，作於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八。

內 容

資本家

看見便是相信

公判底試驗

革命底女兒

麥克—美利堅人

百老匯之夜

革命的飾花

1 在前夜 (俄羅斯記載)

2 芝加哥 I. W. W. 審問

資 本 家

THE CAPITALIST

原
书
空
白
页

資 本 家

你知道華盛頓方場在十一月夜裏的濕霧中是怎樣的；那灰色的，閃光的聖粉空氣，不知不覺地軟化了枯樹和鐵欄底粗硬的輪廓，消滅了陰影底尖銳的邊緣，又在每個高高的電球上籠罩了一重銀暈。所有直的水門汀走路都是黑的瑪瑙，在每一處小小的凹凸裏都綴着硬性的雨水底水潭。一陣覺不到的雨充滿了空氣；你底面頰和你底手背是潮潤而寒冷的。但是你可以打開了你底雨衣繞方場走三次，而絕對不會着濕。

在這麼的一夜，維廉布斯俞，正從什麼地方閒蕩到沒有一定的地方去，在華盛頓拱門附近的

兩道弧光下面站住了數他底財產。幾乎是在夜半了。維廉布斯倫剛拿到他底酬報，爲了做——不必管牠是什麼事情。總數是六角五分。他數着牠，這已經是第三次。

對倫先生忽忽地一看，假使你不是特別細心的，會使你相信他是一個在普通景況中的普通青年人，或許是什麼興旺的百貨商店裏的職員。他底皮鞋表露着新近的光芒底痕跡，他底帽子是不成形的英吉利布做的，他底雨衣長短又正好。他有一種知道怎麼穿衣服的青年人底神色。迷濛的霧又幫助了這種印象。一個在紐約找職業的人底外表總是這麼的。但是假使你看得接近一點，你就可以注意到他底高領是磨損而又樣子污穢的；假使你可以在他外衣下面窺看，你就會看到那領圈只是連在一塊絕對不能算是襯衫的沒有袖子的布片上；假使你可以觀察他底鞋底，你就會發現那兒有兩個張開的洞，一雙浸濕的機頭擠出在外邊。你怎麼知道那雨衣可是在裏面“稍稍有點給火燒壞了”的？又怎麼知道那英吉利帽可是着了

濕就要脫膠的？

算過了他底經濟之後，維廉把一枚錢幣彈在空中。來了人頭；他便走上上方場對面右手一條路，快樂他鏗鏘着他袋裏的錢幣。

在那條路上的兩道弧光中陰沉地放着一排硬木櫬子。在暗淡的光線裏，他看出有兩個人占據了走路底相對兩邊。一個是潮濕地縮做一團的醉漢，不安適地伏在那市政府爲要禁止疲倦的，無家的人睡覺而釘着的鐵靠手上面。他底腫起的臉盲目地向着天，他又鏗聲似地在打鼾。微小的水點濃密地蓋住了他，當他胸部起落的時候閃爍着。另一個占有者是一個老婦人。一陣強烈的大麥酒氣味從她身上發出來。一條綠色的乳酪布頸帶，耀着露水，橫包在她稀少的灰色頭髮上，又在她底頰下打着結。她唱：

“呵，我知道我底愛（厂一丂）從他走路底櫬子（厂一丂），
我又（厂一丂）知道我底愛從他談話底（厂一

万) 樣子，
我又知道我底(厂一万)愛從他底藍色的外衣~~~，
假使我底愛離開了我(厂一万)——”

這時候，她似乎聽到了維廉底錢幣在鏗鏘，
便突然停止了，說，“這兒來！”

維廉站住了，轉過身去，用一種逢迎的姿態
拿起了他底帽子。

“我請你寬恕，太太！”

“這兒來！我說。”他在她身邊坐下在那櫬
上，好奇地窺看着她底臉。這是異常地多線條又
多皺縮的，憔悴得像有時候可以在事務室建築裏
到辦公完了之後看到的很老的洗刷婦底臉一樣；
下嘴唇老朽地顫動着。她把一雙玻璃般的，憔悴
的眼睛轉到了他身上。

“天殺的！”她說。“你可不是(厂一万)可
不是要在這個傢伙和我面前搖錢，便做出這麼好
的樣子來？”

維廉微笑。

“但是，我底好太太——”他用最好的樣子開始說。

“該死的（尸一），什麼好太太！”那老婦人說，“我知道你——你們這班有錢的人，我可以賭東道，你們拿錢，一刻兒工也不做——你錢是爹爹留下來的——不是你爹爹留下的吧？我想一定是的，我知道你——”她找尋適當的字：“你這個資本家！”一種滿意底快樂的熾熱流過了維廉全身。他和悅地點着頭。

“你怎麼猜？”

“猜？”那婦人不快地笑。“猜！（尸一）。你可不當我是在好房子裏做過工的？你可不當我也有年輕的有錢的人——在我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你知道？你有錢可以搖，還有這麼漂亮的樣子！你們這班人誰肯對我這麼一個老醜貨（尸一）除下帽子來——要不是鬧着玩的？”

“太太，我確實對你說——”

“天哪！聽着我！啊，不錯；在我還是個小

姑娘的時候，我有的漂亮的有錢的年輕的相好
(厂一丂)真多了。那時候他們也除帽子——”

維廉奇怪着這個惹厭的老廢物可也曾美麗
過。這鼓起了他底幻想。

“在我還是個小(厂一丂)姑娘的時候——

“啊，我知道我底愛——

“我說~~~~~我聽到錢響的時候在想——
你弄到的東西都要拿來搖，這不是很好玩的？你這
麼樣——我也這麼樣——人人都這麼樣。我說，我
在想(厂一丂)你可不喜歡跟我來玩玩吧？”她靠
過去，對他斜視，說着她底青春底可怕的談諧；
劣等大麥酒底氣味衝着他底鼻孔。“過來！給
你快——(厂一丂)快活一時，好人。你可要到什
麼地方去玩玩？”

“不要，謝謝你。今晚上不要，”維廉溫和
地回答。

“自然，”那老婦人冷笑。“我知道你們，你們這班資本家！我們不要做工的時候給我們工做。可是我們要的時候你們就(厂一亏)不給了。把你底手從袋裏拿出來，我不要受你底齷齪的布施。……布施真多得很。我做了工才拿錢。你看？(厂一亏)。沒有一個規矩的女人肯受你底布施。過來，給你快活——”

“你幹什麼坐在這兒外邊？你要受寒了——”

“你幹什麼——你當我坐在這兒外邊幹什麼？我就是不能在這麼好的夏天晚上留在自己房裏。要是我做的事都付清了，你想我可還會坐在這兒外邊？天哪！”她對他猛烈地發着炎。“你是市政府裏的嗎？”

維廉搖着他底頭。他從他底袋裏抽出了一隻價廉的卷煙匣，打了開來。有兩枝卷煙在那兒。

“我抽煙你可要緊嗎？”他客氣地問。那老婦人彈視着他。

“你抽煙我可要緊！你要什麼？小夥子，你為什麼問我你可能抽煙？這對我有什麼相干，無

臉你——當然，我也拿一枝——”他擦了一枝火柴。

“你是一個資本家，”她繼續說，捲煙在她嘴唇裏顫動。“要是你不缺少什麼，你不會對我這麼客氣的。……我知道你。……你並不是市政府裏的。假若你是的，你可以領薪水了。我領不到，我（厂一）却是市政府裏的。……看這兒。”她在衣服底胸部裏摸索，拿出了一張櫻色的紙片。蹲下來就着弧光底光線，他讀：

“撒拉特林保爾夫人從即日起過境一月赴倫道爾島。訪女。”

“這就是我，”特林保爾夫人說，帶着一種酒意的驕傲。“我做着工上倫腦爾島去——一種替看護和醫生做這樣做那樣地到那邊去的情形（厂一）。我們今天要領薪。我一路走下到市政廳去。在三點五分到了那邊，我可沒有拿到錢！你懂得？下星期五之前不能拿一點兒錢（厂一）。這不是該死嗎？看護和醫生們到五點鐘就拿了他們底底錢。……我為什麼不能拿到我底

錢？他們知道我沒有地方可以睡？……爲什麼？所以我就說（厂一丐）‘很好，’便去睡在公園裏。剛在你來之前，一個大警察說，‘走開去！’我做了工，市政府不給錢。……我去睡在市公園裏。……市警察過來把我趕走了。……我到那兒去呢？去見鬼吧！這不是有趣的循環？（厂一丐）？”

“你那邊有一個女兒？”

“我自然有一個女兒。……十六歲。這又是一件好玩的事（厂一丐）。要是我不做着工到那邊去，養她在那邊我一個錢也不用化。但是我做着工到那邊去，養她在那邊就要費我兩塊錢一星期。”

“你幹什麼做着工到那邊去？”維廉驕傲地斷言。“在你這麼一個可憐人，這是罪過的浪費——”

“聽我說，那齷齪的懶惰鬼——！”她熱烈地回答。“你可不以爲我有時候想看她？天哪，我要看她幹什麼？她應該是在外邊街上的，在我老的

時候，賺起够養活我的錢來。”

“當然她應該。這是可笑的——”

“我不知道幹什麼我要這麼地把她關起來。
……這是沒有(厂一万)一點意思的。你可情願告訴我幹什麼我不要我底孩子像我一樣？我常有好的時刻——我生活常是快活的。……幹什麼我們不要我們底孩子像我們一樣？她應該出去替我做工——可是我總把她守在那兒，這麼她就不會像我一樣了。……這有什麼不同(厂一万)？我走了，她也一樣，無論怎麼。……”特林保爾夫人開始咳嗽起來，最初是輕微地，後來是更劇烈地，直到她全身都扭歪了。迷霧穩定地下來。維廉感到了牠偷偷地穿透他身體時的依微的寒冷。道路對面的那個睡人突然發着一次很響的鼾聲，打着噴嚏，慢慢地坐了起來。

“你爲什麼不讓那個傢伙睡覺？”他囁嘴。

“全是這該死的咳嗽——”

“天哪！”特林保爾夫人疲弱地說，病態過去了。“我想要喝一點東西。”

“一個房間要費多少？”維廉突然問。

“兩毛半。你要一個房間？我知道在第四街上有一個好地方。……啊，你給我們什麼？你並不要房間。……”

“不，但是你要。請等一會兒。我並不是要布施你。”他拿出了一枚四分之一幣。“你可以問我借去。我也是會和你一樣的，你知道——你拿到了錢的時候就可以還我。”他將錢幣放在她搖動的手裏。她要去拿，可是掉了。那錢幣在鋪道上響着，又滾着。像光那麼快，一隻粗糙的長手臂從對面櫬上射了出來，那睡人跌下道路去，先找到了。

特林保爾夫人從座位上半站起了。“你這酒鬼！”她尖銳地喊。“拿回來，你這不要臉的賊！——”

“不要緊，”維廉說，他底手臂放在她底上。“這種東西家裏多得很。這兒還有。”這一次她拿到了。

“我非常地感激你，”特林保爾夫人尊貴地

說。“朋友們之間借貸是不錯的(厂一万)·我請你告訴我你底名字和住址，我可以拿來還你。”她在她袋裏摸索，拿出了一枝咬過得很利害的筆和一封信。“或者你可以再拿出一毛錢來，我可買一點東西飽一飽肚子。”

維廉只遲疑了一會兒。“當然，”他同意。於是他使他底智慧活動着，召集齊了他所有的關於星期日報紙上的社會欄的全部記憶。他在那信上寫：

“Courcey de Peyster Stuyvesant

迫拉查旅館

“我可沒有對你說？”當他寫這個的時候，那老婦人喊。“我知道你(厂一万)·我不要和你有什麼交易！你從你爸那兒拿到錢，我可一星期七天都要跪倒了做工。要希望你可不是糟糕？你和我這麼一個老醜貨同走一會兒可覺得丟臉吧，Curcey Dee Pyster Stuyvesant 先生？”